

楊文靖公集十

誌銘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
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
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
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
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
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
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踈戚之明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輶索掃庾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常態象方之訓死猶不忘非薦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瓊匱待價千金醜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垓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共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備德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德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今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筍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監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樞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塋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窶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今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
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
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所
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
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
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議
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
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
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簽

書奉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放轉朝請即周平
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袁
州自永靜改授及罷奉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
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
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
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猷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於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
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
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
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為功
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申

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奔後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覲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前
章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巫現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因
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
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丐城隍神祠如

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跼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子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廼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

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甚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逐為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雖守將曠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間直不泊於私欲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雅均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微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思

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
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
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
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
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
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
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己之
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
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玠
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二部員外郎國博君
諱餘慶贈屯田即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
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郎珣之女有
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
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
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
簿彌遜軍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
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
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
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
卷藏于家其孫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
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
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敘
而銘之銘曰李本羸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
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悞實其
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克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于昆
陵疾誰與瘳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匪斷匪
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
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
施其行則躓寄之去來視猶一皖善無不報不于其
躬力穡之勤後獲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于
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
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塋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猷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謨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玠字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翹
如在己者雖里巷疎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困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太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
奉即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蚤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櫟女三人皆幼平且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已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丐外不復以世累撓拂其
心日誦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公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廖忽一夜向晨頽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季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
無間言其沒也吊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
卓行淳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
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
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
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向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
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
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
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
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
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
不知其所從出者况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
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
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
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
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
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
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率八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塋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歆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塋于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昆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羨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

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瘦賤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夫屬之親迫窮禍患益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所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畱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歛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即即崑山令也次曰俊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巨次日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侑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昆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踈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冥惠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禳巫宗人得癘疾闔戶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徃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徃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閩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逆旅絜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訛哀其無告為之棺歛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深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
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
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
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
在塵勞中而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
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
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
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
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
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
其永無極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於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岷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庸。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大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趂。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声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

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堂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即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竒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宋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
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謀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羌威羗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關下因上
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勲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互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
 員外郎以論廊廷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即勲雲
 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
 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勲飛騎尉
 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
 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
 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晉之復還禮部轉朝
 散大夫勲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
 知蔡州朝廷惜其去晉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
 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公
 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
 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壻
 也以公聯姻姬壘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
 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
 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
 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
 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
 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總一問盍少留乎公笑謝之
 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
 西南路安撫使陞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

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蓋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緼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官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勲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澹如也子縉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談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荅之貴公浴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是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沙
勉自愛母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
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譴輕譴未久而歸上恩厚矣
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
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
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
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
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淞石廬入之餘一以付
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暮親即以與其子繼其志
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
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
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
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
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
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
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
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
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
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
甥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
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
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
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
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
至其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
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
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
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
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
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送容進
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名
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
大之詔以安群心釋用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
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
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
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羨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敎而不知踈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廼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县君先公二十一季卒累贈滌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日無全牛奏力耒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諫直辭如防在
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
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瓌之夫人吳氏其先城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
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宗哲諱贈大理評
事祖毅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
母鮑氏金華縣右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

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功
容人鮮儼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杰乃可以為配是
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
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
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
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
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
過從賙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
歸之夫人躬治殺饌又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
吝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閭篤風義者必

以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後辟鄜延夫
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
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
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
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
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
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淇
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
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
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

編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牽復未
行曰繼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
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衛
州司功曹事周琳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
郎爽侯彥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
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謨
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
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
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

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
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閱而弗彰有子之賢
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老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
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
崇安人曾祖伯珎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
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
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
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允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
與之交元祐二季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候公策名而後告老公
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羨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
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任無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義以矻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
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播楚間也改常州
司刑曹事公蒞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
遁逃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
蔡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
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
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即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
禮遷奉議即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陞對建言朝廷更入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
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入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
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祗浦城崇
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
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
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辨中丞公然之
比至鎮植已率眾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
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
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
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
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
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
不復對除權發追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
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
貿易茶鹽為業姦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
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於欵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
其少邪吏聘昭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
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爾而
公得疾所親以是禱公公曰民蘓而吾病無憾矣病
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
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
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
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
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
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絕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失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諫
卽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卽克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卽李維內外
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澤得作者之
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
列侍後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最
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深
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
丁酉葬公于白水之源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
不得辭銘曰獵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
歸滔滔有源渭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
 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
 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
 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
 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
 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
 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

轉朝清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
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
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寓歷陽
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
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舍山
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
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
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
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為交朋友有信蒞官遇遼吏
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
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士之初未
更事縣有疑獄餘季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
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
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
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
此在公特其糝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
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
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
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
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如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

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
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樞文林郎洪州司
兵曹事卒于官擬林握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
司兵曹事故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
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
南義一卷論語孟子襟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憇遺方時清明裕人其萎道雖
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真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溪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辰仕為三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閩陝數千里外羸糧跣足至京
師從泰山孫明復祖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
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
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宅先生居雲上
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竒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
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
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
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宣黃令適丁母碩
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為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踞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徃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濟人溱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即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徃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側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改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即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宣之安撫朱公綏以公兼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搖手為姦尹陞對被獎諭遂以公之名聞

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為常黠。齊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昆陵，愛其土風，欲營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於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塋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已子，蒞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然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即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
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
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
屬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
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
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古籍宜興令
遂為毘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
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友行知名
於時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
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

而謂曰劾縣獄當得嘗吞曰治獄得情乃其職儕人
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
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
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舉其田官不能直者
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
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為七閩都會
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
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
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哉未幾改宣
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穎昌府郟城縣脩奉
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
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鄜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牒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監軍貴酋款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括閑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眾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鄜延路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訐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种師中有功邊陲願少寬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中陝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鐵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指望實益乎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疆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也居不縻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距漢界百餘里地皆瀉鹵無水泉古所謂澣海也間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慶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
過聽以任臣顧雖綿簿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
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
事多施行制彙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
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
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
徐丁臺常章琪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
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
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聘
貽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
粟坂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
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劔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
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
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辦疆事率
由延帥判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
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
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
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
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徽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繼以
生事初羗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款謀者數言將進誓
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羗必不來然至與不
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
為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
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圉益固大觀初閏
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
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送還
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
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踐更者以益兵朝
廷下走馬童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踞調兵騷然獨鄜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
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
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特蕃兵弓箭手
為用異時患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
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
千里而諸城踈迤敵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
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
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
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安

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遠者重
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糶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番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糶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
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中勅公移一準銅錢槩
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民
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塊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知
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
奏乞辭避重書褒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
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公
曰聞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
者重以當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郵晏如政和五

季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詣提舉杭州洞
霄宮復徵猷閣直學士盜發紉原声震東南起知宣
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危
矣公威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
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
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
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
闕除河東宣撫司叅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
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
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羨敢

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無城府
推誠待人洞見腹心持已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愷
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為貴侶濶畧細務聽訟折
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約自將
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役所部
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指其地募弓箭手絲
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敵勝動中機會每以疆
吏生事為戒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宣
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得以晏然
是為稱職若親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冀幸寵榮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十四
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假人以私
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號為知人性誠
孝每以褒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
特旨從之啟穆宗族恩意滿至常遇郊恩舍其子孫
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聚而居之養
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提奏議七十卷娶
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子
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毅朝奉郎通
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凡稱於世一女適從政
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言登仕郎
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
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羗戎
一塵不驚嬖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十七代孫載遇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廩任左侍
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輩行躋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竒之稱譽不離口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廩任左侍

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輩行躋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竒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塚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少黷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脩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卽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
旨遣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
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
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
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為
多又脩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
轉朝請大夫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閔決庶務
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歛手不敢為非先是人惰農
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
父老勒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
早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
畱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泣然左右為感動未
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
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
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人天下一家非
秦晉比矣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
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為
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
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
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於暇日

又時往臨之中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
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
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
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
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郎
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翼曰需皆將仕
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
甄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為人敦
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
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疊疊無倦其

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
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
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
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碩天下事非輔
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
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
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
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歸之公在均陽
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
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四
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
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亮之狀來請
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
願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
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則余之
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
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
止公方妙齡鸞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
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監其
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
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
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遴東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場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
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璉率以
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
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
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
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為
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
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
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
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
是年某月壬辰塋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
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采請銘乃為之銘曰
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新阡
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
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
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
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
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有立為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
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羗城兵馬監押
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
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緡四遷至西頭供
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
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齋於自奉
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八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
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也嘗
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隱然盜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莅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
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
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櫻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
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

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
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即某之女有賢
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其中奉大
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
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
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魏州
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
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
渭川白馬縣丞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
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弁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
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
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
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
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
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
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
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
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東天下賢才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畧不見遷謫容爛盧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之青溪民有訴匿鏹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鏹於舟底酒酣

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出矣儻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儻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鎗來告曰且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克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即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一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沮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任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徃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榜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党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
於變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
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
耳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
而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
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即四年移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成都為蜀劇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
畢集相度開興助正鹽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
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
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
部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從
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
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擢公元祐辨訥論罷職
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
袋乃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靖國
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
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
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
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奇之為戶部
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

其昔嘗免刑部郎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
如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其名進者上未
以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
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
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遷朝
請卽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
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擲更衣謂家人曰生死
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
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塋于揚州縣善應鄉顏村青龍岡
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
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產與諸弟而俸
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歆謝事自
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
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
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
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
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
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
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義皆成誦其

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疆絕之也常有疾得
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屬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
藥久不就忽有鷲禽擊死者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
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
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
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
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二星及蝕時刻多不合與姚舜
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
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
釐正之此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而學自將該洽有文而
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
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
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靖
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
郎今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
曹事游為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
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今為奉議
郎知廬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季其弟誠始以游
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
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

隨瘳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
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國

書